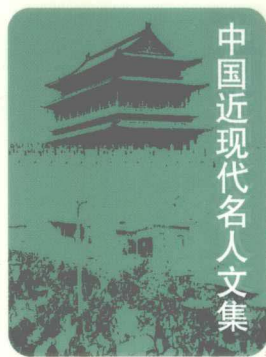


散文
《空山灵雨》并序
心有千千结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集

难解决的问题
爱群早刊

Zhongguo Jinxindai Mingren Wenji
Xudishan Wenji

许地山文集

破衣的老妇
光的幻灭
再会
桥边
头之
疲倦的母亲
处女的恐怖
我
乡曲的狂想
公理战
落花
别
流沙
小
命
人
鸾
黄昏
微网劳
醒醒天
枯杨生
先农
忆卢沟
在费总理的客厅里
三博
街头巷尾的伦敦
归
解放
无忧
东野先生
人非
春

许地山◎著 书林◎主编



线装书局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

散文
《空山灵雨》弁言
心有事
鲜蛇
笑
三迁
香愿
山响
归人
荔枝
的兵
痛苦
哀伤
前途
不来
海
梨花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集

难解决的问题
受韩早刊拜

Zhongguo Jinxiandai Mingren Wenji
Xudishan Wenji

许地山文集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
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
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
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
都是大师们人生苦旅跋涉后

许地山◎著 书林◎主编



线装书局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地山文集 / 许地山著. —北京: 线装书局, 2009.6

(中国近现代名人文集 / 书林主编)

ISBN 978-7-80106-958-0

I. 许… II. 许… III. ①许地山(1893~1941)—文集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③小说—作品集—中国—
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1057 号

许地山文集

著 者: 许地山

责任编辑: 杜 语 孙嘉镇

排 版: 燕 顺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鼓楼西大街 41 号(100009)

电 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 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8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定 价: 360.00 元(全 12 册)

目 录

散 文

《空山灵雨》弁言	003
心有事	004
蝉	005
蛇	006
笑	007
三迁	008
香	009
愿	010
山响	011
愚妇人	012
蜜蜂和农人	014
荔枝	016
“小俄罗斯”的兵	017
爱的痛苦	018
信仰的哀伤	020
暗途	021

你为什么不来	023
海	025
梨花	026
难解决的问题	027
爱就是刑罚	029
债	031
曦将出兮东方	034
鬼赞	036
万物之母	038
春的林野	041
花香雾气中的梦	043
荼蘼	045
银翎的使命	047
美的牢狱	049
补破衣的老妇人	051
光的死	053
再会	054
桥边	056
头发	058
疲倦的母亲	060
处女的恐怖	061
我想	063
乡曲的狂言	064
生	066
公理战胜	067
面具	068
落花生	069

别话	071
爱流汐涨	074

小 说

命命鸟	079
商人妇	093
换巢鸾凤	107
黄昏后	128
缀网劳蛛	139
醍醐天女	155
枯杨生花	160
先农坛	175
忆卢沟桥	177
在费总理的客厅里	180
三博士	188
街头巷尾之伦理	196
归途	200
解放者	209
无忧花	219
东野先生	228
人非人	260
春桃	273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的祖母	290
萤灯	301
危巢坠简	312

散 文

《空山灵雨》弁言

生本不乐，能够使人觉得稍微安适的，只有躺在床上那几小时，但要在那短促的时间中希冀极乐，也是不可能的事。

自入世以来，屡遭变难，四方流离，未尝宽怀就枕。在睡不着时，将心中似忆似想的事，随感随记，在睡着时，偶得趾离过爱，引领我到回忆之乡，过那游离的日子；更不得不随醒随记。积时累日，成此小册。以其杂沓纷纭，毫无线索，故名《空山灵雨》。

十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落华生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心 有 事

(开卷的歌声)

心有事，无计问天。

心事郁在胸中，教我怎能安眠？

我独对着空山，眉更不展；

我魂飘荡，犹如出岫残烟。

想起前事，我泪就如珠脱串。

独有空山为我下雨涟涟。

我泪珠如急雨，急雨犹如水晶箭；

箭折，珠沉，融作山溪泉。

做人总有多少哀和怨：

积怨成泪，泪又成川！

今日泪、雨交汇人海，海涨就要淹没赤县：

累得那只抱恨的精卫拼命去填。

呀，精卫！你这样做，虽经万劫也不能遂愿。

不如咒海成冰，使他像铁一样坚。

那时节，我要和你相依恋，

各人才对立着，沉默无言。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蝉

急雨之后，蝉翼湿得不能再飞了。那可怜的小虫在地面慢慢地爬，好不容易爬到不老的松根上头。松针穿不牢的雨珠从千丈高处脱下来，正滴在蝉翼上。蝉嘶了一声，又从树的露根摔到地上了。

雨珠，你和他开玩笑么？你看，蚂蚁来了！野鸟也快要看见他了！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蝉

蛇

在高可触天的桃榔树下。我坐在一条石凳上，动也不动一下。穿彩衣的蛇也蟠在树根上，动也不动一下。多会让我看见他，我就害怕得很，飞也似地离开那里，蛇也和飞箭一样，射入蔓草中了。

我回来，告诉妻子说：“今儿险些不能再见你的面！”

“什么原故？”

“我在树林见了一条毒蛇：一看见他，我就速速跑回来；蛇也逃走了。……到底是我怕他，还是他怕我？”

妻子说，“若你不走，谁也不怕谁。在你眼中，他是毒蛇；在他眼中，你比他更毒呢。”

但我心里想着，要两方互相惧怕，才有和平。若有一方大胆一点，不是他伤了我，便是我伤了他。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笑

我从远地冒着雨回来。因为我妻子心爱的一样东西让我找着了；我得带回来给她。

一进门，小丫头为我收下雨具，老妈子也借故出去了。我对妻子说：“相离好几天，你闷得慌吗？……呀，香得很！这是从哪里来的？”

“窗棂下不是有一盆素兰吗？”

我回头看，几箭兰花在一个汝窑钵上开着。我说：“这盆花多会移进来的？这么大的雨天，还能开得那么好，真是难得啊！……可是我总不信那些花有如此的香气。”

我们并肩坐在一张紫檀榻上。我还往下问，“良人，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

“到底是兰花的香，是你的香？让我闻一闻。”她说时，亲了我一下。小丫头看见了，掩着嘴笑，翻身揭开帘子，要往外走。

“玉耀，玉耀，回来。”小丫头不敢不回来，但，仍然抿着嘴笑。

“你笑什么？”

“我没有笑什么。”

我为她们排解说：“你明知道她笑什么，又何必问她呢，饶了她罢。”

妻子对小丫头说：“不许到外头瞎说。去罢，到园里给我摘些瑞香来。”小丫头抿着嘴出去了。

笑

（原刊1922年4月《小说月报》第13卷第4号）

三 迁

花嫂子着了魔了！她只有一个孩子，舍不得教他人学。她说：“阿同的父亲是因为念书念死的。”

阿同整天在街上和他的小伙伴玩，城市中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学警察、人犯、老爷、财主、乞丐。阿同常要做人犯，被人用绳子捆起来，带到老爷跟前挨打。

一天，给花嫂子看见了，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学坏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着孩子到村庄里住。孩子整天在阡陌间和他的小伙伴玩：村庄里应有的游戏，他们都玩过。他们最喜欢做牛、马、牧童、肥猪、公鸡。阿同常要做牛，被人牵着骑着，鞭着他学耕田。

一天，又给花嫂子看见了，就说：“这还了得！孩子要变畜生了。我得找地方搬家。”

她带孩子到深山的洞里住。孩子整天在悬崖断谷间和他的小伙伴玩。他的小伙伴就是小生番、小猕猴、大鹿、长尾三娘、大蛱蝶。他最爱学鹿的跳跃，猕猴的攀缘，蛱蝶的飞舞。

有一天，阿同从悬崖上飞下去了。他的同伴小生番来给花嫂子报信，花嫂子说：“他飞下去么？那么，他就有本领了。”

呀，花嫂子疯了！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香

妻子说：“良人，你不是爱闻香么？我曾托人到鹿港去买上好的沉香线；现在已经寄到了。”她说着，便抽出妆台的抽屉，取了一条沉香线，燃着，再插在小宣炉中。

我说：“在香烟缭绕之中，得有清谈。给我说一个生番故事罢。不然，就给我谈佛。”

妻子说，“生番故事，太野了。佛更不必说，我也不会说。”

“你就随便说些你所知道的罢，横竖我们都不大懂得；你且说，什么是佛法罢。”

“佛法么？——色，——声，——香，——味，——触，——造作，——思维，都是佛法；惟有爱闻香的爱不是佛法。”

“你又矛盾了！这是什么因明？”

“不明白么？因为你一爱，便成为你的嗜好；那香在你闻觉中，便不是本然的香了。”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

愿

南普陀寺里的大石，雨后稍微觉得干净，不过绿苔多长一些。天涯的淡霞好像给我们一个天晴的信。树林里的虹气，被阳光分成七色。树上，雄虫求雌的声，凄凉得使人不忍听下去。妻子坐在石上，见我来，就问，“你从哪里来？我等你许久了。”

“我领着孩子们到海边捡贝壳咧。阿琼捡着一个破贝，虽不完全，里面却像藏着珠子的样子。等他来到，我教他拿出来给你看一看。”

“在这树荫底下坐着，真舒服呀！我们天天到这里来，多么好呢！”

妻说：“你哪里能够……？”

“为什么不能？”

“你应当作荫，不应当受荫。”

“你愿我作这样的荫么？”

“这样的荫算什么！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如意净明珠，能普照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你为降魔金刚杵，能破坏一切世间诸障碍。愿你为多宝盂兰盆，能盛百味，滋养一切世间诸饥渴者。愿你有六手，十二手，百手，千万手，无量数那由他如意手，能成全一切世间等等美善事。”

我说：“极善，极妙！但我愿做调味的精盐，渗入等等食品中，把自己的形骸融散，且回复当时在海里的面目，使一切有情得尝咸味，而不见盐体。”

妻子说：“只有调味，就能使一切有情都满足吗？”

我说：“盐的功用，若只在调味，那就不配称为盐了。”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 4 号）

山 响

群峰彼此谈得呼呼地响。它们的话语，给我猜着了。

这一峰说：“我们的衣服旧了，该换一换啦。”

那一峰说：“且慢罢，你看，我这衣服好容易从灰白色变成青绿色，又从青绿色变成珊瑚色和黄金色，——质虽是旧的，可是形色还不旧。我们多穿一会罢。”

正在商量的时候，它们身上穿的，都出声哀求说：“饶了我们，让我们歇歇罢。我们的形态都变尽了，再不能为你们争体面了。”

“去罢，去罢，不穿你们也算不得什么。横竖不久我们又有新的穿。”群峰都出着气这样说。说完之后，那红的、黄的彩衣就陆续褪下来。

我们都是天衣，那不可思议的灵，不晓得甚时要把我们穿着得非常破烂，才把我们收入天橱。愿他多用一点气力，及时用我们，使我们得以早早休息。

（原刊 1922 年 4 月《小说月报》第 13 卷第 4 号）